

(清·光緒八年)

# 京山縣志

全六冊  
第五冊

京山縣志卷之二十

記

京山縣興復邑治記

明洪武四年

安陸州判官

劉習之

京源，溫之故封域也，在漢為新市，在唐始置縣隸郢。今迹縣百里有府牆湖，蓋城陷於湖，湖中城郭廛市迹俱存，或謂即古溫之治。或謂縣始與郡皆號富水，故今富水尚為村名。壬辰之變<sup>（一）</sup>，所在蜂起，所以為斯民毒者非一，其殺戮門暴以其群，不逞之徒不食五穀牲畜，乃惟欲得生人而食之，以是京山之民，供饗烹飪無遺類。今年夏，予以公委行縣。蓁茅茂莽，深没人馬。自朝逮夕，恒數十百里無居民，磨廬塵廐，奔突先後。縣郭隸皂十餘家，結茅編荻，與邑署相依倚。余既以公事留信次<sup>（二）</sup>，遠鄉遺黎稍稍來集。於是告以聖天子涵煦子育<sup>（三）</sup>之恩，誠恐流逋<sup>（四）</sup>未還，草萊未闢，人無以為生，務欲使居官之人，躬親諭勸，爾民宜蹈行忠信仁義，力耕以給賦稅。民既忻聽，則皆涕泣言曰：「喪亂二十年，天下孰不引領延頸，以需聖明。」今自創

縣來，百廢次第興舉，使繼是為理者，誠心俯念民瘼，其庶幾乎。則願刻諸堅珉，以昭示來世，乃為叙而刻之。縣始權治新城，居三年，始復今所。隸政有廳，分案有曹，館賓有庖，令丞簿而下，俱有住宅，而各以其序，或從其制。城隍廟於鳳凰臺之上，三皇廟於邑署之側，學宮度地得某氏基址。他如惠民有局，社稷、山川、風雲、雷雨有壇，下逮邑屬亦有祭所。經始於洪武三年之秋，訖功於次年之夏。若夫經營規度，披榛莽而正龜卜（志）者，則皆邑宰劉桓。宰三衢人，獨署邑事七年，今二令王思明、主簿姜濟等始來贊之。

記言，縣有府牆湖，城郭廛市迹猶存，或謂即古溫州治。然後周之溫州，即宋之新陽，梁之新州也，皆因舊治而易其名，未嘗他徙，其說未可徵信。《湖北通志》

按：鄉村諸老父嘗言，元末天下大亂，盜寇蜂起，京山殺戮最慘，邑民僅存七十餘家，吾鄉惟索姓為土著，舊籍空存而已。是時田土曠蕪無主，流徙僑寓者悉插草為識，據為己業，故鄉民田宅私冊，有某祖承丈某

山某田等字。又諺有「洪武開坎」之語，讀劉公記文，可想當日之情事矣。至云縣百里有府牆湖，或謂古溫舊治，按京山西南百里，地始窪下，未聞有府牆湖之名，亦邑東曾有彭陂廢縣舊迹，此外未聞，《通志》所糾是也。

### 【注釋】

〔一〕壬辰之變 指公元一三五二年（元惠宗至正十二年）全國人民反對元統治者的暴動。

〔二〕信次 《左傳·莊公三年》：「凡師一宿為舍，再宿為信，過信為次。」後因稱連宿三夜以上或三天左右時間為「信次」。

〔三〕涵煦子育 涵煦，滋潤養育。子育，謂撫愛、養育如己子。

〔四〕流逋 逃亡。

〔五〕珉 似玉的美石。

〔六〕龜卜 古人以龜為靈物，占卜時灼龜甲所見的裂紋形狀，以定吉凶。

## 京山縣重建儒學記

〔明〕太僕少卿王 格 邑人

嘉靖甲午春二月，京山縣重建儒學，成殿一，廡東西各一，庫、神廚各一與廡聯，戟門（一）。櫺星門（二）一扉而外，悉以石，懲舊之易朽也；門基視舊進百步許，欲宏其外瞻也；門舊無屏，今設之，以蔽往來，尊學宮也。夫學，殖也（三）。殖於材，是以教興焉；殖於風，是以化行焉。教化之成，則繇乎

人。昔者聖王精德立中以先天下，而又家立之塾，黨立之庠，術立之序，國立之學，以繩黔首，是以朝有經臣，野有經材，國有經俗，上下之變而不自知也。中周以降，道熄政繁。仲尼有堯舜之略，而無其勢，故設教於洙泗<sup>〔四〕</sup>之間。其徒自顏回而下，皆命世<sup>〔五〕</sup>之英，相與推明大道，考定六籍<sup>〔六〕</sup>，垂憲萬世，此儒者之宗，而學之準也。後雖有作者，無以加矣。故其沒也，天下皆尊而祀之，繇漢以至於今，無改焉。可不謂盛哉！茲邑之有學，其來遠矣。久而傾圯，未有以易也。清酤之美，始於耒耜；黼黻之華，繇於紓軸。士之於此也，豈不賴上之人哉！是役也，義江費侯實成之，博士蕭子佐之，邑佐金子、陸子、楊子，學佐游子、劉子，俱有勞焉。爰援筆而為之記。

### 【注釋】

〔一〕戟門 即棘門。古代宮門插戟，故稱宮門為戟門。

〔二〕櫺星門 舊時學宮孔廟的外門。原名靈星門。靈星即天田星。漢高祖命祭天先祀靈星。至宋代，置靈星門，移用於孔廟，蓋以尊天者尊聖。後人以漢祀靈星祈穀，與孔廟無涉，又見門形如窗櫺，遂改為櫺星門。

〔三〕殖 生長。《左傳·昭公十八年》：「夫學，殖也，不殖將落。」杜預注：「殖，生長也。言學之進德，如農之殖苗，日新日益。」

〔四〕洙泗 洙水與泗水。春秋時屬魯國地。孔子在洙泗之間聚徒講學，後因以「洙泗」代稱孔子及儒家。

〔五〕命世 猶「名世」。聞名於世。

〔六〕六籍 即六經（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）。

### 文廟碑記

明萬歷四十七年

京山教諭 周崇極

嘗讀史至「命曰孔里」〔二〕，魯世世以歲時奉祀，及漢二百餘年不絕，而知文廟之設已遠。迨我國初，詔正諸神封號，令天下儒學每歲仲春、秋上丁通祀孔子，而其裔希學復言，祖庭〔三〕兵後，廊廡圯壞，祭田荒蕪，條請復故，兼請禮器樂舞儀式，而文廟之制益備。乃世彌久則易湮，守逾時則成玩，迄至於今，不但當議修葺，并當議更張矣。余丁巳夏，補弟子博士員，見衡宇傾壞，幾同露處。余曰：「此特一人居耳，綿力尚堪自葺也，獨文廟圯壞，兩廡朽破，以大聖大賢之德澤，而至風雨不蔽，形神無依，吾儕將若之何？」斯際，正邑侯夏公莅政未三月時也。余遂為之請，侯曰：「君言正合我意，愧大廈非一木之支耳。」余曰：「在官言官〔四〕，此余三生〔五〕事，捐金請自余始。」侯曰：「寒氈一片，大者以供饘粥，小者以供衣履，安得餘貲以及此？」余復曰：

「無已，其諸生乎？鄉民施舍祇以祈福；諸生服儒服，言儒言，行儒行，福莫大焉！請以諸生。」繼曰：「孔門有真是非，而無假禍福；好事者多計禍福，不計是非，以是建厥功，恐畢世不得就也。」余更端進曰：「夫馬疲敝不休，侯獨曲為保護，就中挪移，差可支持其百之一。」而侯不許，曰：「京邑道衝而差煩，吾給予以時，撥遣以限，猶不獲安堵，況損額內之惠，以佐額外之工乎！」又更端進曰：「大小之獄，必以情。侯既一紙不罰，若稍列其罪狀以少益，於月報外，分計而合用之，差可支持其十之一。」而侯亦不深許，曰：「京邑民貧而俗悍，彼訟者非愚而堪憐，則窮而無告者也。公罪聊足，私罰何為？吾弗忍也。即自捐俸數十金，不足，始於公事中次第區處以應之。我一任其勞，而貽諸公以逸也。」侯明敏有心計，既取諸其懷，而予萬一不得善出納者，則漏卮<sub>卮</sub>可虞，乃舉諸生六人為董其事。侯曰：「事每敗於衆，成於獨。千人操觚，亡不破也。」復舉王生諱綱者，中丞公又池先生子也。先年曾捐金為泮池、鄉賢祠、明倫堂之費，其綜理詳悉，纖毫不苟。侯曰：「是

足勝其任矣。」王生受命，即擇日命工量材、計事，未壞者仍之，當更者易之，稍不足，以私囊助之。不數月，而廟貌鼎新，所費則百數十有餘兩焉，皆侯賜也。夫侯之裨益諸生也多矣！蜚郢雪〔六〕而奮鵬翮者，則侯之以文益也；凜冰壺〔七〕而羞偃門者，則侯之以行益也。茲更新數十年未新之宇，費數十人難供之費，京源固泱泱乎大國風也。簪裾〔八〕之裔如雲，弦誦之聲遍道。吾想是役也成，初學無疑畏之宮牆，異端無角立之門戶，浚泮池為清霜，而儲學宮為武庫〔九〕，俾諸生自樹為三不朽〔一〇〕者，并是廟而四焉。余輩亦可藉手以觀化成矣。侯莅政兩載餘，其君子履仁蹈義，共為觀摩，其小人亦家曉戶諭，互相樂利，幾令太和在一邑間。頃復借箸〔一一〕江陵，無亦謂江陵楚最劇邑，非侯大才不勝耳，則三湘〔一二〕七澤〔一三〕之靈，侯直以一身渟而匯之者乎？余不敏，屬在承流〔一四〕，與濡化雨，故敢告成於素王〔一五〕，而勒諸貞珉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孔里 即孔林。孔子及其後裔的墓園。在山東曲阜市城北門外。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「孔子葬魯城北泗上，弟子皆服三年。三年心喪畢，相訣而去，則哭，各復盡哀，或復留。唯子贛

廬於冢上，凡六年，然後去。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，因命曰孔里。」

〔二〕祖庭 指孔廟。

〔三〕在官言官 《禮記·曲禮下》：「君命，大夫與士肄，在官言官，在府言府，在庫言庫，在朝言朝。」後多用以指處在什麼地位就說什麼話。

〔四〕三生 佛教語。指前生、今生、來生。

〔五〕漏卮 滲漏的酒器。後常用以比喻利權外溢。

〔六〕郢雪 楚郢人歌之高者曰《陽春白雪》，國中屬和者不過數十人。見宋玉《對楚王問》。後因以「郢雪」指高雅的樂曲或詩文。

〔七〕冰壺 盛冰的玉壺。常用以比喻品德清白廉潔。

〔八〕簪裾 古代顯貴者的服飾。借指顯貴。

〔九〕武庫 稱譽人的學識淵博，幹練多能。

〔一〇〕三不朽 謂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三者經久不廢，故曰不朽。

〔一一〕借箸 《漢書·張良傳》：「臣請借前箸以籌之。」箸，筷子。籌，策劃。後因以「借箸」比喻代人策劃。

〔一二〕三湘 古人詩文中的三湘，多泛指湘江流域及洞庭湖地區。

〔一三〕七澤 相傳古時楚地有七處沼澤。後以「七澤」泛稱楚地諸湖泊。

〔一四〕承流 謂接受和繼承良好的風尚傳統。

〔一五〕素王 特指孔子。漢代一些儒者以為孔子修《春秋》是代王者立法，有王者之道，而

無王者之位，故稱「素王」。

## 鼎建文廟碑記

崇禎六年

〔明〕教諭 陳治道

古庠序之設，辨齒講射而已〔一〕。罔所致祀事，則其教不尊。漢高帝，馬上主耳。過魯，以太牢〔二〕祀孔子，迄今侈為美談。崇儒重道，蓋亦昉乎此。明興，

廟祀之典，視往代特加隆備，其恢規賁飾，無郡縣一也。雲杜為湯沐言故區，文獻炳蔚，代有著作，率不與他邑等。廟制越久而敝，不可一朝議鼎新者，竟築舍十年，而弗即工。會時詘，百姓皆窳偷生，邑長令奉少府邑之常入惟不足，至不敢請一金為目前補苴，計無復之矣。夫士相觀以群，廟圯而弗葺，過瞻而不做，由群離也。然則斷甍飄瓦，木主露坐，謂足以妥先聖乎？邑鄉紳太僕劉公有憂之，毅然肩為己任。先是堪輿家金占泮水以東曠隙不聚旺氣，法宜建閣以象文筆云。公為之捐金創造，亦既竣，邑弟子中退而有移德於公者。嗟夫！借耒鋤而慮德色金，不可以訓矣。公恬不之介，從諸戚梓王元、王言、庾梅、董帷等請，乃命伯亞旅購財鳩工，操斤引繩，而肇事焉。不問寒暑，期旦夕奏《斯干》金之雅。凡九閱月告成，輪囷包固，十倍於昔，公則與之不朽也。蓋非常之舉，必資衆任，任衆而弗集，孰如獨任。幸太僕公不惜二千金為朝廷湯沐增重，俾先聖春秋大饗牲血羹定金，三詔有位，光俎豆而耀千秋，聖門之功臣也。於以辨齒講射，且陰悚其無忌之習，百世之

下，聞太僕之風奮興而起者，將有感於斯文。太僕諱蘭，號九畹，本縣子陵里人。

### 【注釋】

〔一〕辨齒講射 明辨長幼次序和講習射藝。

〔二〕太牢 古代帝王、諸侯祭祀時，牛、羊、豕三牲全備為太牢。後專指牛為太牢，羊為少牢。

〔三〕湯沐 指湯沐邑。周代供諸侯朝見天子時住宿并沐浴齋戒的封地。後也指皇帝、諸侯等收取賦稅的私邑。

〔四〕少府 官名。掌山海地澤的稅收，供皇帝享用，屬於皇帝的私府。

〔五〕堪輿家 古時為占候卜筮者之一種，後專稱以相地看風水為職業者，俗稱「風水先生」。

〔六〕德色 自以為對人有恩德而表現出來的神色。《漢書·賈誼傳》：「借父耒耜，慮有德色。」顏師古注：「言以耒及耜借於其父，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。」

〔七〕斯干 《詩·小雅》篇名，為宮室落成時的頌辭。

〔八〕羹定 祭祀用的熟肉。《儀禮·鄉飲酒禮》：「羹定。」注：「肉謂之羹，定猶熟也。」

### 文廟碑記

國朝 知京山縣事 楊際昌

文廟之建，由來久矣。余以癸卯歲蒞任京邑，恭謁先聖。瞻拜後，周視殿宇，規模宏整，氣象聿新，獨廟左所建考棚尚未完工，因捐廉五百金以竣其事。距今五載，所有碑記僅列姓名捐數於考棚，究未知廟之重興倡首者

何人，心异之，未言。今夏適現任穀城學博陳燮齋同年<sup>(一)</sup>告假旋里，聚晤時問其故，則曰：「此學力出大衆，倡首者不得居功，何敢立名？」及細詢之，始吐顛末，余乃知事之所由起矣。先是燮齋登丁酉拔萃<sup>(二)</sup>科，宴集同志時，與座者有曾昭濂、吳彥鍾、查文旭、胡昌成、蔡培英，并燮齋從兄上珍，因談及文廟自前明劉九畹先生鼎建後，間有修理，而風雨剝蝕，幾於傾圮，咸奮然有重修意。燮齋即促諸同人會商院長桂心謙暨尚楨、劉大俊、張經世、林鄧衡、黃培芝，各先捐貲，設筵邀闔邑諸同志會議於塗山書院。東鄉則有王臨、易本煊，西鄉則有趙添籌，南鄉則有孫際時、金錫衡，北鄉則有殷曰璿。一時大衆協心，聯名呈請。適宰是邑者為山東梁向臺先生，即捐廉二百金，准給印簿勸捐。燮齋等亦各解囊為邑人士倡。遂分途辦理，得捐金一萬有奇，相與庀材鳩工，以其餘更建考棚。越七載而工竣。斯役坐鎮公局、總理諸務者，尚覺嶼也；存貯銀錢，經理出入者，劉大俊、余年伯、陳簪圃也；遠涉江漢，辦買木料者，殷曰璿、黎萬春、胡昌成、吳學浩也；沿鄉勸捐，稽查工程，

不避嫌怨，不辭況瘁者，曾昭濂、吳彥鍾、張經世、查文旭、陳上珍暨余同年陳燮齋也。此外，諸首士率皆實心任事，相與有成焉。竊思大工之成，全資衆力。此舉金費鉅萬，自非邑人士急公好義未易及此，然不得燮齋諸人，事無自而起，功又何由而成？今雖不欲留名，而其實可紀也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同年 科舉制度中稱同科考中的人。  
〔二〕拔萃 清代用以代稱拔貢。

重修文廟碑記

曾憲德 邑人

聖廟重建於道光十九年。當時鄉先輩經營籌畫，閱三寒暑而成，蓋集款之難也。咸豐甲寅五月初四日，粵逆〔一〕上犯，土匪內訌，縣城失守，官廨民舍盡付一炬。迄於辛酉二月二十六日，同治壬戌閏八月之望，兩次告陷，城內凋零愈甚。賴先聖之靈，廟宇尚未被毀。然而馬足賊穢，填污臺階，窗榻門欄，折為薪爨。又兼風雨剝蝕，大殿重檐朽塌，瓴甌〔二〕碎裂，牆壁頽壞，而櫺星門外，牌樓繚垣，傾圮無存，瓦礫荒涼，溝道填塞。洵非宮牆之美，良增

吾黨之羞。憲德以庚午之秋，奉諱（三）家居，不敢謂非己責也。因籌貲開工，而諸同學亦各量力而襄事焉。爰將正殿兩廡、戟門以及崇聖、忠孝諸祠，并文昌宮、明倫堂暨東西兩牌樓、花牆、溝渠，一律繕葺疏通，泮池則挑浚潔淨，石欄則修復堅完。經始於同治十年八月十一日，至十二月二十日蒞事。并查前明王伯谷、李雲道、胡惠山、姚鐔諸君子所捐額外學田六百三十畝零八分，額外租銀一百三十七兩，折錢一百三十七串，向係禮書經收完糧繳充歲修、油燭等項費用，久未清查。飭經承胡士彥自同治十二年起，按年暫撥錢二十串，每屆冬季交付惠山書院值年首士，隨時補葺，以期廟貌常新，仰瞻共肅。其清丈核實，姑俟將來詳查，再行泐石。竊維至教（四）所以植綱常，維區夏（五）。粵西巨逆一舉滔天，糜爛數百城，勞兵十七年。聖主中興，雷霆掃蕩，仰賴武功震赫，山海肅清，而亦大道之在霄壤，辨名分，遏邪亂，人心不死，天理終彰。其默為維繫者，又出於耳目之外也。且自變難以來，從無讀書明理者為賊發一計，畫一策，則國家二百年養士之報，亦足見仁育義正（六）

之深入人隱<sup>〔一〕</sup>，而文教昌明不大可卜於將來歟？是不可以不記。若區區涓滴之費，補葺之勞，不足以辱貞珉，願共諒之。

時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仲春月吉日立。

### 【注釋】

〔一〕粵逆 清封建統治者對太平天國義軍的蔑稱。  
〔二〕瓊顛 碑。《爾雅·釋宮》：「瓊顛謂之甃。」郭璞注：「甃碑也。」

〔三〕奉諱 謂居喪。《禮記·曲禮上》：「卒哭乃諱。」陳澧集說：「凡卒哭之前，猶用事生之禮，故卒哭乃諱其名。」蓋父母沒，孝子不忍言親之名，故諱之。後人因稱居喪為「奉諱」。

〔四〕至教 最好的教導。亦謂極其高明的道理和見解。

〔五〕區夏 諸夏之地，指華夏、中國。

〔六〕仁育義正 以仁德教化培育做人的正道。  
〔七〕人隱 指處在世俗之中的避世者。

### 武廟碑文記

王 演 邑人

康熙壬子歲，邑侯雷公撫字十載，內召<sup>〔一〕</sup>將屆，為國人立不朽之祀，而謀於衆曰：「京山城內舊無廟，匪不宜也，未有建之者也。東郊關聖帝祠，隘且圯，卜地於城闔<sup>〔二〕</sup>東北隅作新廟，神必歆。」庀材運甓，數月廟成。演凶苦<sup>〔三〕</sup>還里，得睹茲役，而徵其文於演。演颺言曰：「夫神至於俎豆千古，其為

德也，如日月星辰之經於天，如山岳河漢之緯於地。道叶八紘<sub>三</sub>，光照九幽。究其尸二氣之迹，橐萬物之籥<sub>三</sub>者，神不外天理人心為自持持世之本，故鬼神以輔禮樂之不逮也。君子之事神也，亦盡其在我而已。朝乾夕惕<sub>三</sub>，循乎理，存乎心。發一言，神可聽之；有一行，神可對之；微而萌一意，動一念，神可陰伺而嘿察之。不必其入廟，無在不廟中觀也。然而雕鏤捏塑之弗可已者，何也？設教之意寓焉耳，雖聖人不易矣。『今我公創有此宇，邑之人相謂曰：「公，心乎民者也。比年以來，螟蜥噬於陂田，而里鮮盈室；豺虎噪於叢薄，而人多瘐獄<sub>三</sub>。祈聖慈躋民樂，其立廟也，以安民也。』演則曰：『是未知之盡也。孔子之言曰：「使民如承大祭。」與仲弓言仁，而曰民曰祭。則是事神治民，皆吾儒太虛中靜養其端倪，動見乎設施。公今日以宰官之力，行學道之仁，若出與處，惟天理人心。是規是距，亦何在不廟中觀？而作廟翼翼，所謂寓焉之不可已者也。』殿之上為關聖大帝像。帝，天人合德，自漢以來，一人而已。當卯金<sub>三</sub>不耀，盜名字者不可勝計，以美髯<sub>三</sub>之超倫絕

群，何難自雄？而必擇隆準<sup>（一〇）</sup>之子孫傾心委身，豈非天理人心純全於胸中者乃能為此哉！且老瞞<sup>（一一）</sup>以彌天之奸，塞地之衆，可謂橫毒一世。方其在許昌也，而去留玩弄，視操不啻若鼠肝蟲臂<sup>（一二）</sup>。此無他，理明而氣直，心正而氣堅也。史稱丙夜<sup>（一三）</sup>讀《春秋》不倦，夫《春秋》非扶天理、救人心之筆削<sup>（一四）</sup>也？與帝之綱維世道古今，甚重且鉅，故精光在天，靈氣則無不至。遍觀天下，肖容而祀者，上自侯王君公，下至農商賈販，無不求，無不應。凡我邦族，自今以始，水旱疾苦，必禱必祐。神之休，公之德也，高靈丹楨，自與覺山洩水共壽矣。書之於石以記。

### 【注釋】

〔一〕內召 被皇帝召見。

〔二〕城闕 城內重門，泛指城郭。

〔三〕凶苦 指居親喪。苦，草薦。古禮，居父母喪，以草薦為席，土塊為枕。

〔四〕道叶八絃 叶，通「協」，和諧。八絃，八方極遠之地。泛指天下。

〔五〕尸二氣之迹，橐萬物之籥 謂主持陰陽，化育萬物。

〔六〕朝乾夕惕 《易·乾》：「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，无咎。」後人用《易》意而變其詞為朝

乾夕惕，形容終日勤勉謹慎，不敢懈怠。

〔七〕瘼獄 犯人在獄中因饑寒致病。